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钟书系

# 圣处女 的感情

——穆时英——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李 今 编选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钟书系

# 圣处女 的感情

—— 穆时英 ——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时英:圣处女的感情/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沉钟书系)

ISBN 7-5080-1445-6

I. 穆… II. 中…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42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开本 11.75印张 281千字 4插页

1998年2月北京第1版 2003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定价:1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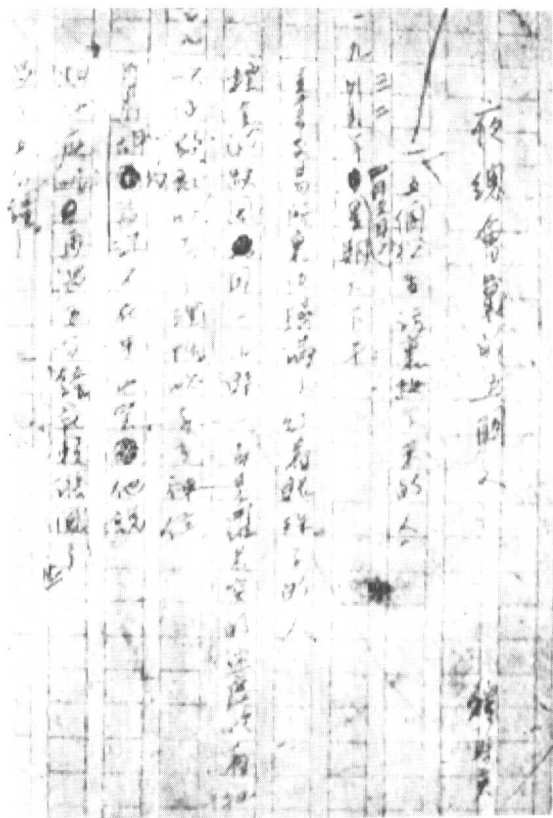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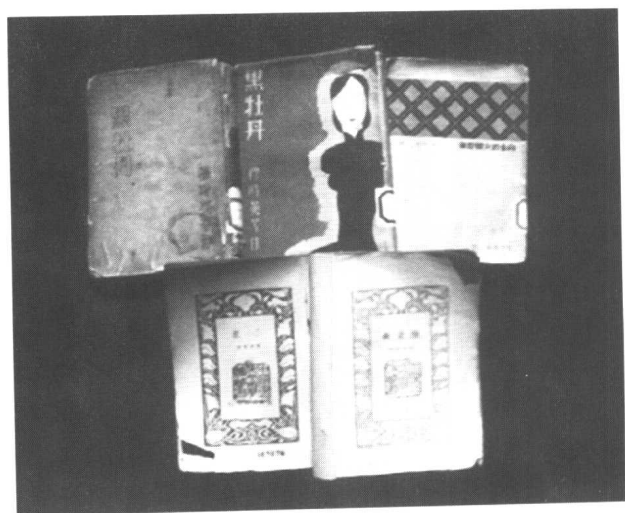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穆时英



穆时英手迹



穆时英作品书影

# 目 录

## 小 说

黑旋风 .....	3
咱们的世界 .....	16
南北极 .....	29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	58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	84
CRAVEN“ A ” .....	107
公墓 .....	124
夜 .....	144
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 .....	153
黑牡丹 .....	165
白金的女体塑像 .....	175



父亲 .....	184
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 故事 .....	199
街景 .....	213
空闲少佐 .....	220
PIERROT .....	244
圣处女的感情 .....	272
玲子 .....	279
墨绿衫的小姐 .....	285
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 .....	292
烟 .....	298
五月 .....	306

## 散    文

《南北极》改订本题记 .....	365
《公墓》自序 .....	366
《白金的女体塑像》自序 .....	369
穆时英小传 .....	370
穆时英主要著作书目 .....	372

# 小 说



# 黑 旋 风

汪国勋！这姓名多漂亮，多响！

他是我们的老大哥。《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他都说得出口；据他自己说，小时候曾给父亲逼着读完《四书》、《五经》，但他的父亲一死，他所读的也给他一起带进棺材去了。他把武松钦佩到了极点，常对我们说：“真是个好男儿汉！不爱钱，不贪色，又有义气！”

他孝极了他的母亲，真听她的话。他到处学武松，专打不平。我们中谁不爱护他？他真够朋友！赵家渡里哪一个不知道汪大哥？但他也有坏处，他就爱女人，爱极了那个牛奶棚老板的女儿。她是在丝厂里当摇车的。汪大哥和她是从小在一块儿玩大的。那牛奶西施真是美人儿，你知道，我是不贪色的，但我也觉得她可爱。我们厂里的放工时候比她的厂早半个钟头。我们放了工，总坐在五角场那儿茶馆里喝着茶等她。五角场可真够玩儿的。人家把我们的镇叫做小上海，五角场就是小上海的南京路。中间是一

片草地，那儿的玩意儿多着哪，有卖解的，瞧西洋镜的；菜馆的对面是影戏院；电车，公共汽车绕着草地驶；到处挤满了人力车，偷空还来两辆汽车，脚踏车；到了三点钟，简直是挤不开的人了，工厂里的工人，走的，坐小车的，成群结队的来，镇末那大学校里的学生们也出来溜圈儿，瞧热闹。大学校里的学生，和我们真有点儿两样。他们里边穿中装的也有，穿西装的也有，但脚上都是一式的黑皮鞋，走起路来，又威武，又神气，可真有意思；他们的眼光真好，我就佩服他们这一件本领，成千成百的女工里边，哪个俏，哪个村，他们一眼就瞧出来，一点儿也不会错。

话说得太远了。我们抽着烟，喝着茶，凑着热闹，听着旁人嘴里的新闻，可真够乐儿哪。镇上的新闻真多，这月里顶哄动人的是黄家阿英嫁给学生的事情。阿英，也是镇上的美人儿哪。谁不想吃天鹅肉？后来她和学生勾搭上了，谁不议论她？谁不说她不要脸的？你知道，我们镇上的人，除了几片小烟纸店，谁不恨学生？学生真是不讲理的，跑出来时，横行直冲，谁也不让。你要冒犯了他，高兴时就瞪你一眼，不高兴时，那还了得，非把你逼到河边去不成。你知道，我们的镇一边是店家，一边是河，河里小船上的江北妇人可真下流，把双臭小脚冲着你，那可要不得。

话又说岔了！我们在茶馆里等着，牛奶西施远远的来了，我们就对汪大哥说牛奶西施来了。他就一个箭步穿出去，凭他这一副好身材，跳跳纵纵的冲开人丛去接她。噯，那可妙着哩。你知道他们俩怎么样，一辈子也不会给你猜着的！牛奶西施对汪大哥一笑，汪大哥一声不响，接过了饭篮，拔步就走。你想，这可不是妙极了！可是，你别当他们不讲话，背了人就说不完哩。当下，我们就悄悄跟着。一路上，沿河那边儿都是做买卖的货摊儿；靠右手那边是店家。在顺泰那儿拐了弯，走过戴春林就冷落了，他们就讲起话来。那可有意思啦。你只不声不响地听着他们，晚上准得做梦的。等

他们到了芥克番菜馆。你知道芥克，我们镇上只有这么一家番菜馆，他们到了那儿，牛奶西施就拐进对面那个小胡同里，汪大哥直挺挺地站着，瞧她进了家门。你别以为汪大哥单爱女人，不爱兄弟们哪。汪大哥爱极了牛奶西施，也爱极了我们。等牛奶西施走进了家门，就跟我们有说有笑的一块儿回家。喂，我要是没底下那家伙的，我也愿意嫁给汪大哥，可真有意思，他比学生们强得多啦。你别瞧他挺着脖子，腆着胸脯，见了女人，头也不歪，眼也不斜，他要一见牛奶西施，就金刚化佛，软了下来。他老盘算着几时挽人去说亲，几时下定，几时担盘，几时过门。他老对我们说“我娶了小玉儿（他老叫牛奶西施小玉儿的，你知道，她的名字是方雅玉），我们一块儿到山东梁山泊去乐我们的，谁要坐了汽车来我们那儿，他妈的，给他个透明窟窿！”他顶恨汽车。五角场茶馆那儿不是有个摆摊儿卖水果的王老儿吗？那天，也是放工时，我们在喝茶，蓦地来了辆汽车把王老儿的水果摊给撞翻了——喝，越来越没理数儿了！你猜巡警怎么样？他不叫坐汽车的赔钱，反而过来把王老儿骂了一顿，说不该挡汽车的路。你说，这不气死人吗？还有一天，恰巧下雨，满街的泥水，汪大哥和牛奶西施在拣着没积水的地方走，后面一辆汽车赶来了，你想，这么滑的路，一不留神，也得来个元宝翻身，还能慌手慌脚吗？他妈的，他哪里管得你这么多，飞似的冲过来，牛奶西施慌了，往旁一躲，一交跌在水里。把汪大哥气的什么似的。可是什么用？汽车一溜烟似的擦了过去，溅了汪大哥一衣服的泥水。妈的，汽车里那个花花公子，还看着笑！你说，叫汪大哥怎不恨极了汽车？

话又说回来了，大学校对面不是有座大花园吗？你化十个铜子到那儿去坐一下午，包你十二分的舒齐。朋友，你要有空时，我劝你，那儿得去逛回儿，反正一步就到，又化不了多少钱。汪大哥每礼拜六总去的，陪着牛奶西施。喂，那时候汪大哥可漂亮啦，黑

哗叽的大褂子，黄皮鞋，白袜，小玉儿也打扮得女学生似的，就是没穿高跟鞋。他俩只差一个头，活像两口儿，真要羡慕杀你呢。走罢了出来，在芥克里边吃点儿东西，就到影戏院瞧电影去。噯？你别以为他们在黑暗里干不正的勾当啊！汪大哥可不是像你那么油头滑脑的小白脸儿，你见了他，就知道他是规矩人。咱们每天过活，坐茶馆，抽纸烟，瞧热闹，听新闻，只一心盼望汪大哥娶了小玉儿，好到山东去上梁山泊，招兵买马，造起“忠义堂”来，多结交几个赤胆忠心的好男儿汉，替天行道，杀尽贪官污吏，赶走洋鬼子——他妈的，洋鬼子，在中国耀武扬威，不干了他们，也枉为英雄好汉了！

我不是说过学生们真瞧不上眼吗？他们就放不过好看些的女人，他妈的，牛奶西施竟给他们看上了。噯，朋友，你耐心点听呵？下文多着哪，让我慢慢儿地讲。是这么一回事。

有一天，我们在茶馆里喝茶，不知是谁提起了上梁山，说还少一个公孙胜。智多星，你知道的，那个矮子老陈，你别瞧他人矮，心却细着呢，看他，小小的蛤蟆眼儿，满肚子良计奇谋，谁赛得过他——他说，那个卖卦的峨嵋山人，真灵，简直灵极了，说不定还会呼风唤雨，移山倒海，全套儿神仙的本领都有的，这公孙胜是请定的了。我们刚说着，汪大哥霍地站了起来，原来小玉儿来了；妈的，四个学生跟着她。噯？我说起学生就气愤；哪里是学生，叫畜生倒配着多呢！靠老子有几个臭钱，不好好儿念书，倒来作他妈的孽。小玉儿真不错，头也不回，尽自走她的。到了我们面前，我看她脸也白了，气也急了。妈的，四个男子赶一个女孩儿家，好不要脸。我狠狠地瞪他们，换了别人，我就给他个锅贴；他们却给我个不理睬，像犯不上跟我较量似的。妈的，瞧不起我？你有钱，神气不到我的身上。狗眼瞧人低！等着，看老子的，总有这么一天，汪大哥带了兄弟们给逼上了梁山，坐起虎皮椅，点我带十万大兵来打上海，老子不宰了你的。汪大哥倒没理会。第二天，我留着神，他们没来，

这颗心才放下了。我想，饶是牛奶西施有数儿，心里明白，这么捱下去，总不是道儿；我催汪大哥早些娶了压寨夫人，咱们也好动身了，现在是四月，到了山东整顿一番，该是七月了，秋高气爽，正好办我们的大事，汪大哥也说好，就挽人说媒，那边也答应了。真的，我们那天晚上，整夜的睡不着呢。可是，妈的，学生又来了。还是那四个。那天恰巧厂里发工钱，我们正在茶馆里抽“美丽牌”。我说，“美丽牌”真不够味儿，两支抵不上“金鼠牌”一支；听说学生们抽“白锡包”，要四毛钱一包，那天他们没抽，在外边吃水果，我们等着，他们也等着，就站在茶馆外的阶沿上。妈的，那样儿还不是在等小玉儿。你瞧，他们老看着影戏院顶上那个大钟。里边有一个说：“我知道，她准是六点半来，现在只是六点二十分呢。”还有一个——妈的，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她那小模样儿真可爱！虽则不十分好看，可真有意思，知道有人跟着，急急忙忙，又害怕，又害羞，——啊，真不错，你说对吗？可是伴她回家的梢长大汉，那个又粗又陋的，不知道是谁的谁。”妈的，我讨厌极了。汪大哥又粗又陋？谁像你那么涂雪花膏，司丹康，相公似的？别臭美了！别瞧我一脸大麻子，要也像你那么打扮起来，还不是个小白脸儿？我故意过去，咳的一声，像要吐痰似的，叫他们让开些儿别惹我嫌。他眼珠子一翻，正眼也不觑你一下。我真气极了，但也没法，只得把口痰缩了回去。我走回去，闷闷地坐着，心里想，回头老子打到上海，看你再大爷气。

那天汪大哥给小玉儿在戴春林买了双丝袜，小玉儿喜欢得什么似的，跑出来时，那几个相公还等在门口，妈的，还想勾搭女孩儿家，给我当兔子倒不错哩。汪大哥和小玉儿拐进了小胡同，转几个弯溜了，他们也跟进去，哈，那可痛快啦，他们摸不着出路，在里边儿绕圈儿，妈的，我理他呢，走我的。到了家里，觉得有点儿冷，地没在意，谁知道到了明天早晨，竟起不来了，火天火地的发烧。古



话真不错，英雄难过美人关，好汉单怕病魔缠。接连几天，昏天黑地的躺在床上，穿山虎似的汉子，竟给生生的磨倒了。过了几天——大概是四天吧，拼命三郎来望我，我也没让他坐。他说：“哈，黑旋风，饶你这一副铜皮铁骨，也只剩得一双乌溜溜的眼儿，不怪小玉儿会跟学生们眉来眼去哩。”

“什么话，”我跳了起来。“汪大哥瞎了眼吗？”妈的，我支持不住，又倒了下去。

“好个急性儿，话没完就跳了起来！——”

“你说，你说！”我当时愤火中烧，要没有病在身上，早窜出去，宰了那阎婆惜。他妈的小玉儿，汪大哥待她这么好，她敢这么起来。

“汪大哥没知道这回事，他到邹家桥去了，有点儿小事，得过几天才回——”

“喂，你了当点儿讲，行吗？这么件大事，支支吾吾的没结没完，他妈的。你再这么说下去，我没病也得闷出来。”

“这几天，学生们每天来等着小玉儿，昨天，汪大哥走了，学生们拿桔子皮扔她。你知道她怎么样？嘻，他妈的！她回头对他们一笑；一个穿西装，瘦长条儿的，眯着眼儿，哈着背儿赶上去和她并肩走。她只低着头，好像很高兴似的。我想上去，还有三个挡住了我，我往左，他们也往左，往右，也跟着往右，又不能冲上去，谁知道小玉儿跟那学生讲什么呢——”

“反了！这还了得！”我挣扎着起来，走不上两步，妈的，腿一软，就坐在地上，真气人，两条腿不是我的了！谁不知道我旋风似的两条腿，妈的，竟这么不中用。

“别性急，汪大哥还蒙在鼓里，我们要是杀了小玉儿，你知道，她是他的性命，万一他不信我们的话，反起脸来，大家没意思。我说，还是等他回了再讲。”